

中國禁毀小說百部

神怪俠邪禁毀小說系列

海上花列傳

Hai Shang Hua Lie Zhuan



中國禁毀小說百部

神怪俠邪禁毀小說系列

ZHONG GUO JIN HUI XIAO SHUO LAI BU

《海上花列傳》又名《海上春花記》等。

此書未曾列入禁毀書目，但民國以來的一些印本多刪去了第五十一回中稱為“稗史外編”的一段文字，應該說是屬於“抽禁”。

時代文藝出版社

海上花列传

上 册

[清] 韩邦庆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导 读

《海上花列传》又名《海上春花记》、《海上百花趣乐演义》、《最新海上繁花梦》等。六十四回。清代韩邦庆撰。光绪十八年连载于《海上奇书》杂志（未完），光绪二十年（1894）始有单行足本问世。此后有多种翻印本，风行于世。

韩邦庆（1856—1894），字子云，号太仙、花也怜依等，江苏松江县（今属上海）人。中秀才后，屡试不第，曾在河南做幕僚，后旅居上海，以为《申报》撰稿等方式来维持生活。他嗜鸦片，喜冶游，同荣妓女相交甚久。终年三十八岁。他是晚清著名的小说家，重要作品还有文言小说集《太仙漫稿》等。

《海上花列传》以清末上海租界为社会背景，以乡下青年赵朴斋、赵二宝兄妹二人到上海后的遭遇为中心，广泛的描写了官僚、名士、商人、买办、阔少、地痞之流的嫖娼情景及妓女的悲惨命运。赵朴斋本是到上海谋生的，由于结识

了妓女陆秀宝、王阿二等人，整日流连于妓院之中，一贫如洗，有家难回。其舅洪善卿几次拿钱督促他离开上海，由于债务等原因，无法脱身。赵朴斋有寡母洪氏，已耳聋眼瞎；小妹二宝，年方十五。洪善卿去信让她们前来，将赵朴斋带回去。她们来到上海，见赵朴斋已沦为乞丐，决定次日回程。谁知又受他人哄骗，在上海滞留下来。最后，二宝也被迫接客，成为妓女。在接客中，二宝认识了颇负盛名的金陵史三公子。为了不花嫖资，史三公子谎称要娶二宝为妻，二宝信以为真。三个月后，史三公子回金陵，说让二宝先自己准备嫁妆。从此，音信杳然。有人见他已成亲。此时，二宝已欠债累累，闻讯后，气恨得昏厥过去。无奈，只得重操旧业。不幸，又遭到地痞三公子的欺凌践踏，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所谓“海上花”即指上海的妓女，作者在写赵二宝等人的同时，又写了众多的各具面目的其它妓女，如泼辣的张小红、庸懦的张蕙贞、干练的黄翠凤、机智的马桂生、骄盈的周双玉、幼稚的李漱芳等，她们也有各自的不同遭遇和不幸，因此全书称为“列传”。此书以妓院为中心，较广泛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罪恶和下层人民的不幸。这一切都是帝国主义侵略腐朽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的。

此书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部名著，也是晚清最早出现的一部方言小说。书中叙事用通用语写成，人物对话用苏州方言写成，声容逼真。此书在艺术特色方面，明显受到《儒林外史》的影响，并有所改进，写人叙事注重白描，人物性格生动复杂，生活场景宛在目前。因而成为艺术性最高的晚清小说作品之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其列为狎邪小说的代表作。

此书未曾列入禁毁书目，但民国以来的一些印本多删去了第五十一回中称为“秽史外编”的一段文字，应该说是属于“抽禁”。这段文字虽属于性描写，格调很低。但作者旨在滑稽骂世，又是用“四六”文字写成的，一般人读不懂。因此，近年来的印本，多不删除。

(薛洪勛)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1)
第 二 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倌人吃酒枉相讥	 (10)
第 三 回	议芳名小妹附招牌 拘俗礼细崽翻首座	 (19)
第 四 回	看面情代庖当买办 丢眼色吃醋是包荒	 (28)

- 第 五 回 垫空当快手结新欢 (37)
 包住宅调头瞒旧好
-
- 第 六 回 养因鱼戏言徵善教 (46)
 管老鸨奇事反常情
-
- 第 七 回 恶圈套罩住迷魂阵 (55)
 美姻缘填成薄命坑
-
- 第 八 回 蓄深心劫留红线盒 (64)
 逞利口谢却七香车
-
- 第 九 回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73)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
- 第 十 回 理新妆讨人严训导 (82)
 还旧债清客钝机锋
-
- 第 十 一 回 乱撞钟比舍受虚惊 (91)
 齐举案联襟承厚待
-
- 第 十 二 回 背冤家拜烦和事老 (100)
 装鬼戏催转踏谣娘
-
- 第 十 三 回 挨城门陆秀宝开宝 (109)
 抬轿子周少和碰和

-
- 第十四回 单拆单单嫖明受侮 (118)
合上合合赌暗通谋
-
- 第十五回 屠明珠出局公和里 (127)
李实夫开灯花雨楼
-
- 第十六回 种果毒大户揭便宜 (136)
打花和小娘陪消遣
-
- 第十七回 别有心肠私讥老母 (145)
将何面目重责贤甥
-
- 第十八回 添夹袄厚谊即深情 (154)
补双台阜财能解愠
-
- 第十九回 错会深心两情浹洽 (163)
强扶弱体一病缠绵
-
- 第二十回 提心事对镜出谰言 (172)
动情魔同衾惊噩梦
-
- 第二十一回 问失物瞒客诈求签 (181)
限归期怕妻偷摆酒
-

第二十二回	借洋钱赎身初定义 买物事赌嘴早伤和	(190)
第二十三回	外甥女听来背后言 家主婆出尽当场丑	(199)
第二十四回	只怕招怨同行相护 自甘落魄失路谁悲	(208)
第二十五回	翻前事抢白更多情 约后期落红谁解语	(217)
第二十六回	真本事耳际夜闻声 假好人眉间春动色	(226)
第二十七回	揽欢场醉汉吐空喉 证孽冤淫媚烧灸手	(235)
第二十八回	局赌露风巡丁登屋 乡亲削色嫖客拉车	(244)
第二十九回	间壁邻居寻兄结伴 过房亲眷挈妹同游	(253)
第三十回	新住家客栈用相帮 老司务茶楼谈不肖	(262)

-
- 第三十一回 长辈埋怨亲情断绝 (271)
方家貽笑臭味差池
-

- 第三十二回 诸金花效法受皮鞭 (281)
周双玉定情遗手帕
-

下 册

- 第三十三回 高亚白填词狂掷地 (291)
王莲生醉酒怒冲天
-

- 第三十四回 沥真诚淫凶甘伏罪 (301)
惊实信仇怨激成亲
-

- 第三十五回 落烟花疗贫无上策 (310)
煞风景善病有同情
-

- 第三十六回 绝世奇情打成嘉耦 (320)
回天神力仰仗良医
-

- 第三十七回 惨受刑高足枉投师 (329)
强借债阔毛私狎妓
-

第三十八回	史公馆痴心成好事 山家园雅集庆良辰	(338)
第三十九回	造浮屠酒筹飞水阁 羨陂隅渔艇斗湖塘	(347)
第四十回	纵玩赏七夕鹊填桥 善俳谐一言雕贯箭	(357)
第四十一回	冲绣阁恶语牵三画 佐瑶觞陈言别四声	(367)
第四十二回	拆鸾交李漱芳弃世 急鸪难陶云甫临丧	(376)
第四十三回	入其室人亡悲物在 信斯言死别冀生还	(385)
第四十四回	赚势豪牢笼歌一曲 惩贪黠挟制价千金	(394)
第四十五回	成局忽翻虔婆失色 旁观不忿雏妓争风	(403)
第四十六回	逐儿嬉乍联新伴侣 陪公祭重睹旧门庭	(412)

-
- 第四十七回 陈小云运遇贵人亨 (421)
吴雪香祥占男子吉
-
- 第四十八回 误中误侯门深似海 (430)
欺复欺市道薄于云
-
- 第四十九回 明弃暗取攘窃蒙赃 (439)
外亲内疏图谋挟质
-
- 第五十回 软厮缠有意捉讹头 (448)
恶打岔无端尝毒手
-
- 第五十一回 胸中块秽史寄牢骚 (457)
眼下钉小蛮争宠眷
-
- 第五十二回 小儿女独宿怯空房 (464)
贤主宾长谈邀共榻
-
- 第五十三回 强扭合连枝姊妹花 (473)
乍惊飞比翼雌雄鸟
-
- 第五十四回 负心郎模棱联眷属 (482)
失足妇鞭笞整纲常
-

第五十五回	订婚约即席意徬徨 掩私情同房颜忸怩	(492)
第五十六回	私窝子潘三谋肱馐 破题儿姚二宿勾栏	(502)
第五十七回	甜蜜蜜骗过醋瓶头 狠巴巴问到沙锅底	(512)
第五十八回	李少爷全倾积世资 诸三姐善撒瞒天谎	(521)
第五十九回	攫文书借用连环计 挣名气央题和韵诗	(531)
第六十回	老夫得妻烟霞有癖 监守自盗云水无踪	(541)
第六十一回	舒筋骨穿杨聊试技 因聪明对菊苦吟诗	(551)
第六十二回	偷大姐床头惊好梦 做老婆壁后泄私谈	(561)
第六十三回	集腋成裘良缘凑合 移花接木妙计安排	(571)

第六十四回 吃闷气怒拚缠臂金 (581)
中暗伤猛踢窝心脚

第一回

赵朴斋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按：此一大说部书，系花也怜依所著，名曰《海上花列传》。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异，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虽有父兄，禁之不可；虽有师友，谏之不从。此岂其冥顽不灵哉？独不得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耳！方其目挑心许，百样绸缪，当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一经描摹出来，便觉令人欲呕，其人有爽然若失、废然自返者乎？

花也怜依具菩提心，运广长舌，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却绝无半个淫褻秽污字样，盖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云。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也算得是欲觉晨钟，发人深省者矣。此《海上花列传》之所以作也。

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依究是何等样人？原来，古槐安国之北，有黑甜乡。其主者曰趾离氏，尝仕为天禄大夫，晋封醴泉郡公，乃流寓于众香国之温柔乡，而自号花也怜依云。所以，花也怜依实是黑甜乡主人，日日在梦中过活，自己偏

不信是梦，只当真的，作起书来。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且看看这书倒也无啥。

这书即从花也怜依一梦而起。也不知花也怜依如何到了梦中，只觉得自己身子飘飘荡荡，把握不定，好似云催雾赶的滚了去。举首一望，已不在本原之地了，前后左右，寻不出一条道路，竟是一大片浩淼苍茫、无边无际的花海。看官须知道，“花海”二字，不是杜撰的。只因这海本来没有什么水，只有无数花朵，连枝带叶，漂在海面上，又平匀，又绵软，浑如绣茵锦褥一般，竟把海水都盖住了。

花也怜依只见花，不见水，喜得手舞足蹈起来，并不去理会这海的阔若干顷，深若干寻，还当在平地上似的，踽踽留连，不忍舍去。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其所止。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莺欺燕妒，就为那蚱蜢、螭螂、虾蟆、蝼蚁之属，一味的披猖折辱，狼藉蹂躏。惟夭如桃，秣如李，富贵如牡丹，犹能砥柱中流，为群芳吐气；至于菊之秀逸，梅之孤高，兰之空山自芳，莲之出水不染，哪里禁得起一些委屈，早已沉沦汨没于其间。

花也怜依见此光景，辄有所感，又不禁怆然悲之。这一喜一悲也不打紧，只反害了自己，更觉得心慌意乱，目眩神摇；又被罡风一吹，身子越发乱撞乱磕的，登时闯空了一脚，便从那花缝里陷溺下去，竟跌在花海中了。

花也怜依大叫一声，待要挣扎，早已一落千丈，直坠至地。却正坠在一处，睁眼看时，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花也怜依揉揉眼睛，立定了脚跟，方记得今日是二月十二日。大清早起，从家里出门，走了错路，混入花海里面，翻了一个筋斗，幸亏这一跌倒跌醒了。回想适才多少情事，历历在目，自觉好笑道：“竟做了一场大梦。”叹息怪詫了一回。

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依究竟醒了不曾？请各位猜一猜这哑谜儿如何？但在花也怜依自己以为是醒的了，想要回家里去，不知从哪一头走，模模糊糊趑下桥下。

刚至桥堍，突然有一个后生，穿着月白竹布箭衣，金酱宁绸马褂，从桥下直冲上来。花也怜依让避不及，对面一撞，那后生“扑遑”地跌了一交，跌得满身淋漓的泥浆水。那后生一骨碌爬起来，拉住花也怜依乱嚷乱骂。花也怜依向他分说，也不听见。当时有青布号衣中国巡捕过来查问。后生道：“我叫赵朴斋，要到咸瓜街浪去；陆里晓得个冒失鬼，奔得来跌我一交。耐看我马褂浪烂泥，要俚赔个囡！”花也怜依正要回言，只见巡捕道：“耐自家也勿小心囡，放俚去罢。”赵朴斋还咕哝了两句，没奈何放开手，眼睁睁地看着花也怜依扬长自去。

看的人挤满了路口，有说的，有笑的。赵朴斋抖抖衣襟，发急道：“教我哪价去见我娘舅嘎？”巡捕也笑起来，道：“耐去茶馆里拿手巾来揩揩哩。”一句提醒了赵朴斋，即在桥堍近水台茶馆占着个靠街的座儿，脱下马褂。等到堂倌